

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

王向成 著

Marxist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山东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

王向成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王向成著.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607-5417-8

I. ①马…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IV. ①F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2533 号

责任策划:李 港
责任编辑:姜 明 李艳玲
封面设计:张 荔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华林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3.25 印张 265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序言：论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读方法

由学人王向成同志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一书，是一部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力作，值得一读。

马克思主义原著是一座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的理论宝库，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对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和指导今天的伟大实践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当前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形成和巩固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令人担忧的情况下，在国际上霸权主义猖獗和世界日益走向多元化的局势下，在国际国内种种复杂矛盾尖锐化的形势下，只有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领会马克思主义原著精神实质，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不仅会把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研究同现实紧密联系起来，而且会使马克思主义更具有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原著，特别是马恩原著，是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的百科全书，是对自然史、人类史、文明史和思想史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人类著作史上的鸿篇巨制和文化奇观。而探索和发掘马克思主义原著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用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马克思主义原著，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离开我们已有一百多年了，他们阐发的问题和运用的科学材料都带有时代性，我们今天要领会他们的原意并结合我们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这是一件不易做好但又是必须做好的事。因为，不读懂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就不能领会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实质，那就更谈不上丰富和发展它了。不否认，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我们已经有了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总的原则，那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不过，具体到如何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还需要一些具体方法。没有具体方法，读懂原著的任务也不是容易完成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

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①毛泽东这里是用过河与桥和船的关系来比喻革命任务和方法的问题,这用在我们读书上也有意义。因为我们要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其任务是读懂它,了解它的精神实质,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是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的。由于本书的启示并根据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的体会,坚持如下的方法对帮助读懂原著是有益的。

一、坚持历史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们的著作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和人类创造的最新科学成就的概括,是实际斗争和科学发展的产物,并不是专门为我们写下的教科书。因此他们的著作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针对一定的问题而写成的。只有弄清他们阐发观点的历史背景和针对的问题,才能准确地理解他们的观点的原意。如果离开了一定的历史背景和针对的问题,那就会出现不是理解不了他们的观点,就是曲解他们的思想的倾向。比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哲学编”第五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黑格尔的‘在时间以外消逝的存在’和后来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同这种时间以外的存在相比还是合理的观念。”^②关于“黑格尔的‘在时间以外消逝的存在’”没有什么分歧意见,黑格尔讲的是逻辑的进展,不是现实的运动,不涉及时间问题。黑格尔的存在从逻辑概念上还是发展变化的。有的同志离开了这段话的历史背景,对中央编译局译的“后来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提出了异议,认为应将“后来谢林的”译成“新谢林派的”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这种看法就是离开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对这个译文的改动正确与否我们放后一步再谈,先从这段话出现的历史背景谈起。考察这段历史得知,谢林是在黑格尔逝世十年之后的1841年秋天,到黑格尔主义的中心——柏林大学去任教的。谢林在国家和教会的支持下在柏林大学大肆攻击黑格尔哲学,公开宣传宗教神学。他在1841年11月15日开始讲授“启示哲学”,鼓吹上帝高于一切,信仰高于科学,听众有400余人,恩格斯是听众之一。恩格斯很快就发觉了谢林的“启示哲学”在政治和哲学上的反动性,并立即向这种哲学发动了进攻。1841年12月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上以《谢林论黑格尔》为题发表了反对谢林的文章。1842年3月,恩格斯又匿名发表了题为《谢林与启示》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批判了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的观点。恩格斯在这里讲的“不可追溯的存在”这句话,就是黑格尔逝世后谢林讲“启示哲学”时提出来的观点。这个观点是谢林晚年提出来的,相对他自己以前的观点是“后来的”,同时又在黑格尔逝世之后,所以,恩格斯讲的是“后来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这种观点认为,在远古以前世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1页。

处在一种无差别的混沌状态中,这种状态是一种不可追溯和言说的精神力量,谢林把它叫作“绝对”或“不可追溯的存在”。这种“不可追溯的存在”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它可以超出自身进入自然界。

由此可知,无论是黑格尔的“时间以外消逝的存在”还是后来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都是运动变化的,可以超出自身的。这比起杜林的脱离时间的自身等同的存在,还是合理的思想。

我们从历史背景入手解释了恩格斯的思想,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译文是否准确。查德文原版,中央编译局的译法是符合恩格斯的原意的。“后来谢林的”德文是“neu-Schellingisch”^①,从德文的原意来看,没有“派”的意思。因此,把它译成“后来谢林的”或“新的谢林的”均可,但不能译为“新谢林派的”。

对于一段话的理解尚且如此,对于书的一章一节的基本观点的理解也更是如此了。只有弄清了历史背景和针对的问题,才能准确地把握观点和实质。比如我在学习《反杜林论》“哲学编”第三章“分类。先验主义”中,明显地看到恩格斯批判的重点是杜林在认识论上的先验主义错误。恩格斯指出:杜林的原则“就是从思维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任何唯物主义学说的”。^②而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四章第七节中集中讲了杜林的唯物主义方面。列宁谈到了杜林在唯物主义方面有三点完全同恩格斯一致,即:(1)他们都认为意识等是动物机体的分泌物和机能;(2)他们都认为物质世界独立于意识之外并不同于意识;(3)他们都认为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列宁认为这三点不仅恩格斯同杜林一致,而且也同一切唯物主义学者一致。

由此可以看出,恩格斯和列宁对杜林哲学体系的性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不同侧重的,硬说他们完全相同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能否因此就认为两位导师是两个极端或一个公正一个不公正呢?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的不同的侧重点有两点原因:其一是杜林哲学体系本身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因素混合而成的,上述两位导师讲的杜林哲学体系性质的话都可以从杜林的《哲学教程》中找到根据,正因为如此,才能为两位导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提供有不同侧重点的可能;其二是由于两位导师面临的战斗任务不同。

我们仍然从历史条件入手,来分析一下恩格斯和列宁在对杜林哲学体系性质上出现的不同侧重点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时代,资产阶级从大的阶段上看,还是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作为整个资产阶级来看,他们并没有完全公开否认唯物主义基础,而是使唯物主义的初步真理僵化和庸俗化,把各种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

①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德文版),外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3、74、75页。

中。一些社会主义者也以这样的混合物哲学为理论基础来构思自己的社会主义方案,这就是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并且已经统治了工人的头脑。因而不清除这种混合物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就不能顺利地变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武器。所以在恩格斯看来,批判惹人讨厌的“折衷主义的残羹剩汁”是当时的主要任务。

杜林是以伪装的面目出现的,是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和“改革家”的身份自居的。杜林以自己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三部巨著即“三路论证大军”向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全面进攻,又由于杜林的哲学具有混合物的特点迷惑了不少人,不仅群众中而且特别是青年人中有不少人把杜林看成是了不起的人物,是“大智者”,是“导师”,而且连当时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倍倍尔也亲自撰写题为《一位哲学家》的文章公开吹捧杜林。这样一来杜林似乎成了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的学说似乎成了“终极的真理”。因此,恩格斯当时同杜林的论战带有侧重于揭露他伪装的一面,就是从杜林的混合物的哲学体系中揭露出他的唯心主义一面,以便使大家识破杜林的伪装,而从杜林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由于这样的战斗任务,恩格斯有时就不叙述杜林的混合物体系中的唯物主义方面,而是更多地揭露了杜林的唯心主义成分,揭露杜林离开唯物论走向唯心论,离开辩证法走向形而上学的一面。恩格斯抓住杜林这样一个折衷主义的“典型”或“标本”进行批判,同时也有力地回击了当时流行的折衷主义思潮,把唯物主义推向前进。

如果不看这个历史条件和针对的问题,认为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方面,就是把杜林的整个哲学体系看成是唯心主义的,那么杜林的哲学就不是当时流行的折衷主义的“典型”,这既不符合杜林哲学的本来面目,也不能解释列宁指出的杜林的三个方面同恩格斯的“完全一致”。因为,任何一个唯心主义哲学都不曾有过这三方面的一致。

另外,如果把杜林的哲学看成唯物主义的,那么恩格斯的批判就应该是唯物主义的三个局限性,即形而上学、机械性和历史唯心主义。列宁说:“只是因为这三个东西,只是在这个范围内,恩格斯批驳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在唯物主义的其余一切更基本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别。”^①显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批判是超过了这“三个局限性”的范围的,而且是进一步批判了杜林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唯心主义一面,甚至恩格斯还提到过杜林是个“玄学家”。

因此,离开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把杜林的哲学看成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都不能正确认识恩格斯对杜林批判的实质。

列宁所处的时代同恩格斯批判杜林的时代不同,这时资本主义走向了帝国主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6页。

义阶段，他们撕破了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混合物的面纱，公开抛弃唯物主义基础，而以腐朽的唯心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一批资产阶级哲学家，他们歪曲恩格斯对杜林批判的实质，以便达到他们否认唯物主义基础的目的。当时一批马赫主义者硬说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唯物主义方面，妄图以唯心主义路线来代替唯物主义路线。因此，列宁当时的战斗任务是批判马赫主义者，捍卫唯物主义路线，严格区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分界，重新讲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本质区别，讲清楚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路线。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推进唯物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现在完全不是谈唯物主义的这种或那种说法，而是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①由于列宁时代的战斗任务，所以他更多地谈的是杜林二重性的哲学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唯心主义方面有时谈得就少了。列宁当时着重阐明，恩格斯不是批判杜林哲学体系中的唯物主义方法，这些唯物主义方面是同恩格斯一致的，这样就从根本上否认了马赫主义者以歪曲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的实质作为攻击唯物主义的论据，从而有力地批判了一批马赫主义者，从根本上捍卫了唯物主义路线。

由此可见，恩格斯和列宁在杜林哲学的性质上有时论述的侧重点不同，这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战斗任务造成的。这种不同不能用来作为认定杜林哲学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根据，而且恰恰说明了杜林的混合物的哲学体系。

二、坚持整体性

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坚持历史性这是个重要方面，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任何一个正确的理论都是全面的、完整的，在理解的时候是不准割裂的。但在马克思主义原著中的原理和观点的整体性，常常被他们所阐明的重点问题所掩盖。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正确的观点时是把论敌所否定的原则当作重点的，如果我们不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那就会曲解其原意。

比如我在学习《反杜林论》第二编“暴力论”部分时就有这个体会。恩格斯在该编第三章中讲到：“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总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②在这里恩格斯是针对杜林否定暴力以经济为基础的错误，而强调了暴力是由经济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这里并没有讲暴力对经济的反作用问题，因而恩格斯关于暴力的整体性思想即暴力以经济为基础，又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起巨大的作用的思想，为他强调的重点所掩盖。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整体性的观念理解恩格斯在这里的论述，那就会认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6、211页。

为恩格斯不主张暴力还有反作用特别是有革命作用的一面。但我们在本编第四章中马上看到恩格斯针对杜林把暴力看成是绝对的坏事的错误观点,又强调了暴力的反作用特别是革命的作用。恩格斯说:“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①在这里,恩格斯显然是强调了暴力的反作用问题。如果我们不从整体上理解这两段话,那就不仅会认为恩格斯在暴力问题上有时是片面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而我们从整体上来理解恩格斯的观点,以上的误解就都解除了。

不仅如此,我们不从整体性上理解恩格斯的观点,有时还会把错误的观点当作恩格斯的思想。比如恩格斯在哲学编第五章中,批判杜林关于世界在原始状态中只有存在而没有时间的谬论时指出:“不发生任何显著变化的时间,决不等于不是时间,它宁可说是纯粹的、不受任何外来物的混入所影响的时间,所以是真正的时间,作为时间的时间。”^②对这段话有的同志这样解释,认为这里讲的“纯粹的时间”是恩格斯的观点,这里讲的是时间概念,它同物质概念一样是一种高度的抽象。我也曾做过这样的理解,但从上下文联系来看,把它看成恩格斯的观点是讲不通的。因为从整体上看,恩格斯关于时间同物质的关系是很明确的。恩格斯还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③没有无物质的运动,也没有无运动的物质。因为脱离了物质运动的“纯粹的时间,真正的时间”是一种设想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怎么能把它强加给恩格斯呢?

那么是不是杜林的观点呢?这也要从杜林的关于物质和时间的整体性思想上看,就是反面的东西也要从整体上看,这也不是杜林的观点。因为杜林认为世界原始状态是自身等同的状态,没有变化,也没有时间,因而也无所谓“纯粹的时间”问题。

既然“纯粹的时间”既不是杜林的观点也不是恩格斯的观点,那么恩格斯在这里为什么还要讲这个“纯粹的时间”呢?我理解,在这里恩格斯是针对杜林的观点讲的。因为杜林强调在世界原始状态中由于没有变化所以也就没有时间,这是极为荒谬的。因为他把物质与运动割裂开来了,从而也就把物质与时间割裂开来了。针对杜林的这一思想,恩格斯认为与其说是物质脱离了运动,脱离了时间,只有存在没有时间,还不如说这里存在有“纯粹的时间,真正的时间”,这样讲也比杜林把物质与运动、物质与时间分开要好些。因为杜林那种脱离了运动和时间的存在是很容易引出上帝来的。恩格斯的讲法还不至于直接引出上帝的存在。恩格斯认为讲“纯粹的时间”还能避免杜林把时间的概念沉没在一般的存在概念中的错误。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8、99页。

此看来，恩格斯讲的“纯粹的时间”是为了批判杜林假设的话，并不是说恩格斯认为真的有“纯粹的时间”，更不是恩格斯主张“纯粹的时间”的观点。这样理解从上下文也可以讲通了。恩格斯紧接着指出：“可是，所有这些矛盾和不可能性，和提出自身等同的世界原始状态的杜林先生所陷入的混乱比较起来，还是纯粹的儿戏。”^①从整体性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恩格斯一贯主张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在1884年1月19日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件中对杰维尔没有从整体性解释《资本论》中的观点而提出了批评。他在信中写道：“此外，他（指杰维尔——引者注）逐字逐句地复述马克思的概括性的原理，而对这些原理的前提却只是一笔带过。结果把这些原理的意思往往给歪曲了，所以我在校阅的时候（指校阅杰维尔解释《资本论》的稿子——引者注）常常产生想反驳马克思的某些原理的念头，其实在原著中由于前面作了阐述，这些原理具有明确的界限，在杰维尔的著作中却带有绝对普遍的，因而是错误的意义。这点我无法改变，除非把全稿重新改写。”^②恩格斯这段话清楚地论述了要从整体性上理解和阐述马克思的原理，因为在原著中前边讲过的问题，后边可能讲得很少或者为了反驳论敌否定的原则而没有全面讲，如果只限在某一部分讲的问题，那就会歪曲马克思的原意。这个思想不仅对于学习《反杜林论》，而且对学习整个马克思主义原著也是很有必要的。

三、坚持知识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阐明的每一个理论都包含了人类知识的结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阐明他们的新的理论观点时，都是用人类已创造的知识为基础的，也是用人类创造的知识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原著突出地体现了这个特征。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实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走向共产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③

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要弄懂马克思主义的每个观点和每个原理本身，就必须弄懂说明这个观点和原理的知识。因为，如果说明这个原理的知识你不懂，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用这种知识说明的原理。

我在读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原著时，看到他们为了说明一个原理运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84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7页。

了大量的前人创立的有关的知识。我们读原著时如果对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的知识不懂或理解不正确,也会影响我们对原著的意思的正确掌握。

比如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细胞的发现,微耳和不得不把动物个体的统一分解成细胞国家的联邦——这与其说是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的,不如说是进步党的。”^①对这段话的解释一般认为,恩格斯对微耳和的细胞联邦理论是完全持否定态度的。按照这种理解上下文就发生矛盾,因为恩格斯在这段中共讲了四个例子,其中有三个讲的是从科学上揭示的世界辩证性质,而唯有这个例子是从政治上讲的,是反动的。这样从逻辑上也是不通的。问题在哪里呢?不是恩格斯的过错,而是某些人理解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一下微耳和细胞联邦理论本身,就会认为上述的解释是没有正确掌握恩格斯原著的思想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弄懂细胞联邦理论。1858年,微耳和出版了《细胞病理学》一书,提出了有机体是细胞国家联邦的理论,他写道:“每个动物都是许多生命单位的总和。”在高度发展的机体中,生命的特征和统一不局限于某一特殊单位(如局限于人脑),而只能存在于像每一个细胞这样恒常出现的结构中。因此一个大小的实体,即所谓个体,其结构的组合常常相当于一个社会组合。在这种组合中,许多个别部分的存在是相互依赖的,但是每个成分都有本身的特殊活动。整个生命像个“细胞的联邦”。恩格斯对于微耳和的这个理论并没有完全否定,而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肯定了它的进步性。我们从恩格斯那段引话中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是属译文的问题,如“进步党”的“党”字是译者加上去的,因为德文“fortschrittlich”只有“进步”的含义,而根本没有“进步党”的意思。按照德文原意理解恩格斯的这段话,其主要意思是对微耳和“细胞联邦理论”的自然科学上的进步性的肯定,而不涉及他的反动的政治态度。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微耳和的细胞国家联邦理论是把细胞联系成细胞国家,这个细胞国家已不是细胞的机械组合,而细胞国家的联邦更不是细胞国家的机械组合。它在结构和功能上是“互相依赖的”整体,这在当时看来,对用细胞理论解释动物个体的统一性来说是个进步。也就是说,这个理论主要是进步的,其次才是辩证的。对这段话作这样的解释主要是从微耳和的细胞理论本身讲的,这样的解释也才是符合恩格斯的原意的。这样的理解显然是靠对微耳和的细胞国家联邦理论的具体了解。没有这个知识,就无法理解恩格斯的原意。

不仅如此,如果缺乏相关知识还会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话理解成自相矛盾的。如在《反杜林论》引论中恩格斯写道:“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②而在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又写道:“旧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当它处于黑格尔形式中的时候,具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

这样的缺陷:它不承认自然界有任何时间上的发展,任何‘前后’,只承认‘同时’。”^①

从字面上看这两段话是矛盾的,因为后一段说明了黑格尔的自然观是形而上学的,而前一段说明了黑格尔的自然观是辩证的。如果我们了解有关黑格尔自然哲学的知识,那就会读懂这两段话并且作出两者不矛盾的肯定的回答,因为这两段话是从不同角度讲的。

引论中这段话是针对黑格尔在绝对精神支配下的自然界讲的。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能动的、发展的。这种发展分三个大阶段,即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这三个阶段都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表现,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在绝对精神支配下的自然、历史和思维都是按绝对精神的规律发展的。而在绝对精神支配下的自然界,也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整个自然界依次分为机械阶段、物理阶段和有机阶段,而每个阶段又分为若干小阶段。这些小阶段又是相互联系、互相过渡的。如有机阶段,它就分为地质有机体、植物有机体、动物有机体三个小阶段。在动物有机体的最后出现了人。黑格尔说:“自然必须看作是一种由各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阶段必然产生的。”^②因此,恩格斯说黑格尔把自然看作一个发展过程,是符合黑格尔的思想实际的。

再看恩格斯第二版序言中讲的那段话,这是针对黑格尔的脱离绝对精神的自然界讲的。因为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离开绝对精神,就失去了主动性,是不发展的,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作重复循环运动,只能在空间上展开自己的多样性,而没有时间上的顺序。自然界的各个阶段、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和统一,是由于绝对精神在背后操纵和暗中指挥的。所以自然界的机械性、物理性和有机性,这三个阶段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的动力并不在自然界本身。自然界的各个阶段,不过是绝对精神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外在表现而已。这些阶段只能是“一个挨着一个地展示出来”。这些阶段好像是绝对精神在旅行中由自己的外在作用建立起来的旅社,这些旅社随着绝对精神发展阶段的不同,而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式。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本身只能永远重复旧的东西,而不会产生新的东西。比如在有机阶段中,当绝对精神离开地质有机体进入植物有机体后,地质有机体就变得死气沉沉,只能重复旧的东西;当绝对精神离开植物有机体进入动物有机体时以及后来又离开动物有机体进入人的阶段时,情况也是如此。当绝对精神离开整个自然界进入人类社会后,整个自然界就变得死气沉沉,只能永远重复旧的东西。

对黑格尔关于自然观作了这样的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出恩格斯的两段话是从两个角度讲的,即绝对精神支配下的自然界是发展的,而离开了绝对精神的自然界是不发展的。因此,恩格斯这两段话并不矛盾,而是真实地反映了黑格尔的自然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页。

② [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页。

由此看来读懂马恩原著,必须弄懂原著中说明其原理的知识。也就是说,我们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时遇到不懂的具体知识,我们就先去查一下有关具体知识的书籍,首先了解这些具体知识的原意,把这些具体知识变为自己的已知的知识,进而再去理解用这些知识说明的观点。因为人类至今的本领,只有通过已知的知识解释和说明未知。如果用未知的知识去解释未知的观点,那是谁也不懂的。因此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同学习人类的知识结合起来,这是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本功。

四、坚持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当时的科学水平作出的科学结论,是当时人类思想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是联系在一起的。时代前进了,科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一般地说,基本的原理都是正确的,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我们每个同志都必须坚信的一点,也是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原则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原著中提出的各种原理也是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过去我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原著中的一些具体结论时,明明看到有的个别结论同事实不符合,但也尽量解释得同事实相符。总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坚持他们的一些具体结论分不开,其实这是维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具体结论而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大原则。因为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理论在科学发现 and 实践中发展,在实践中、在科学的新发现面前,纠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具体结论和提法,本身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使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结论符合发展了的科学和实践,比维护原来的一些具体结论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指出的:“恩格斯直率地说:‘甚至随着自然科学(姑且不谈人类历史)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因此,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形式’的修正,对他的自然哲学论点的修正,不但不含有任何通常所理解的‘修正主义’,相反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必然要求的。”^①这就是说,坚持科学性,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是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

从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过程中,感到书中的结论可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绝大部分的结论和提法经过百年来的革命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检验是正确的,至今仍需要理解和坚持。

第二种情况,有的结论表述还是正确的,而内容需要丰富。比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到时空无限性时指出:空间的无限性,本来就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②,都是无始无终的。有人对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2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9页。

这段话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恩格斯这段话是以欧几里得的平面几何为依据的，随着相对论和大爆炸学说的出现，空间无限性的这种表述已过时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从现代科学的水平来理解时空的无限性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时空概念同马克思主义其他的观点一样随着科学的发展也要丰富和发展。但对于恩格斯这段话，要从哲学上来理解，不能把它当作具体科学的结论。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恩格斯的这段话是以欧氏几何学为图景的，因为当时没有非欧几何学，更没有相对论和大爆炸学说。但是恩格斯这段话讲的宇宙观并不是具体科学的结论。因此这段话的表述还是对的，是正确的。因为它反映了空间的无限性。但由于它依据的科学材料是平面几何学，因此，内容是需要丰富的。也就是说，这种空间的无限性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对它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了，科学的发展揭示了空间的无限性包含多种多样的有限空间，如欧氏几何学揭示的平直的空间，相对论揭示的“弯曲的空间”，大爆炸科学假说揭示的“膨胀的空间”。这些具体的空间都是无限的一个层次，这些具体的空间的被认识就丰富了恩格斯关于无限性结论的内容。

第三种情况，有的结论和提法基本精神是正确的，但表述上需要改变。如恩格斯根据当时的生物学发展的水平把生命定义表述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①这个定义经过百余年的科学发展和实践的检验其基本精神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它揭示了生命的物质基础，揭示了生命的本质，揭示了生命的特征和生命的要素。但是这个定义的表述受到了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当时蛋白体的结构还未弄清楚，定义概括的也只是限于低级的生命特征。随着科学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不仅揭示了蛋白体的结构，而且还揭示了构成蛋白体的蛋白质和核酸的结构，从物质、能量和信息三大方面揭示了生命的本质，从而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就更清楚了，因而对生命的定义就需要从新的科学水平上表述。有的同志已经作出新的表述：“生命是主要由核酸和蛋白质组成的多分子体系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的本质特点是物质和能量的不断自我更新，在信息运动中自我复制和自我控制。”这个表述是否完全科学地反映革命的本质，当然还需要进一步证实，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表述的形式也反映了新的科学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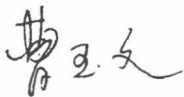
第四种情况是从表述到内容都需要改变的。这种情况是从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来看，恩格斯书中个别的具体的结论是不对的，是需要纠正的。比如恩格斯在谈到普法战争中用的武器时指出：“武器已经如此完善，以致不能再取得具有任何变革作用的新的进步了。”^②恩格斯作这个概括时是1871年普法战争刚刚结束，他认为普法战争规模那样大，使用的武器那样先进，军国主义最后可能就要崩溃，因而武器也就不再需要了，当然也就谈不上发展和变革武器了。这个结论的可贵之处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9页。

把武器的发展同军国主义联系起来了,但是这个结论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科学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无论从表述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是不符合科学的,因此理所当然地要改变它。如果我们不顾科学的事实,硬把恩格斯这个结论说成是正确的,那就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歪曲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恩格斯后来自己就作了纠正。到了1893年,事实已经证明了,武器不仅可以发展,而且有了很大发展;军国主义也不是马上崩溃的,在崩溃之前,军国主义还能不断发展,因而还会有战争危险。根据这种新的事实,恩格斯针对军界的一些上层人物固守他原来的一些具体提法,从表述到内容都改变了他以前对武器的看法。他在《欧洲会不会裁军》一文中指出:“这是多么惊人的对照:我们的高级军事权威正好在自己的领域内大部分都保守得可怕,可是现在未必能再找到另一个像军事这样革命的领域。在我当年在库弗尔格拉班使用过的六磅或七磅的滑膛榴弹炮和现在的后装线膛炮之间,在当时的口径滑膛枪和现在的后装五毫米连发枪之间似乎相隔有整整几百年之久;而这还远没有到头,技术每天都在无情地把一切东西,甚至是刚刚开始使用的东西当作已经无用的东西加以抛弃。”^①从这里可以看出,恩格斯决不固守自己原有的具体结论和提法,而是把他的结论放到实践中检验的,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修改自己的观点。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能活到今天,在现代科学发展的水平上肯定还要丰富、发展和修改他们某些具体的结论和提法的。所以我们根据现代科学水平修改他们一些具体的结论,实际上是执行了他们的遗嘱,继续他们未完成的事业,这本身就是坚持科学性的重要表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4页。

前 言

经济哲学是关于经济活动的起源和最原始关系的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世界的理论和革命的指南,同时更是关于认识世界和人类社会基本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观念集合。人类社会的起源来自最基本的生产活动,人类在改造世界以满足生存需要的过程中相互结成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就是从认识和分析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及其组织方式和运行方式的角度,来揭示人类内在的社会关系。

在当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形势下,虽然我国各门经济学伴随着国民经济的繁荣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对理论经济学乃至经济哲学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前的西方经济学里面就已经萌生了经济哲学的许多原始性质的问题。一些经济学家对人类社会某些令人惊诧的现象发出了疑问:这个世界究竟属于谁?为什么有的人占有巨大资源而有的人却一贫如洗?!财富究竟是谁创造的?为什么有的人装腔作势不劳而获,而有的人辛苦劳作却收入微薄?!占有权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样的占有关系才是符合人类的善良本性而不是建立在动物式的残杀和掠夺本性之上的?这一些疑问都属于涉及人类社会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最初定性问题,是经济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观念。

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发展和深化了西方古典经济哲学的基本概念,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面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构成关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理论的最好阐述。同时,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决不意味着机械地、教条地、逐字逐句地照搬照抄其中的话语,或者凡事都要引章摘句;也决不意味着可以不读马克思主义的原本著作,或者带着先入为主的框框不加以理解地去随便读读了事。马克思主义至今也不能认为是一锅煮熟的米饭,可以不假思索地端起来就吃。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所包含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体系的精华部分,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进步所不能离开的思维主题,不仅需要深入发掘,而且还应当成为思考现实社会经济现象的显微镜和望远镜。

只有找到正确的灯塔,才能拨开迷雾,冲破黑暗,走向光明。

作 者

2015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	(1)
第一节 经济的自然规律	(1)
第二节 社会生产的几个范畴	(4)
第三节 分工及其某些规律	(9)
第四节 财富的生产与分配	(11)
第二章 所有关系与所有制形式	(16)
第一节 占有关系的双重性	(16)
第二节 所有制的几种形式	(18)
第三节 所有制形式的变革	(22)
第三章 私有制的两种形式	(29)
第一节 确定所有制性质的经济依据	(29)
第二节 私有制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33)
第三节 坚持区分两种私有制	(36)
第四章 剥削与经济伦理	(41)
第一节 剥削的定义	(41)
第二节 剥削的形式	(44)
第三节 形成剥削的条件	(45)
第四节 推定剥削关系的逻辑	(52)
第五章 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方法	(55)
第一节 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共同对象	(56)